

玄天神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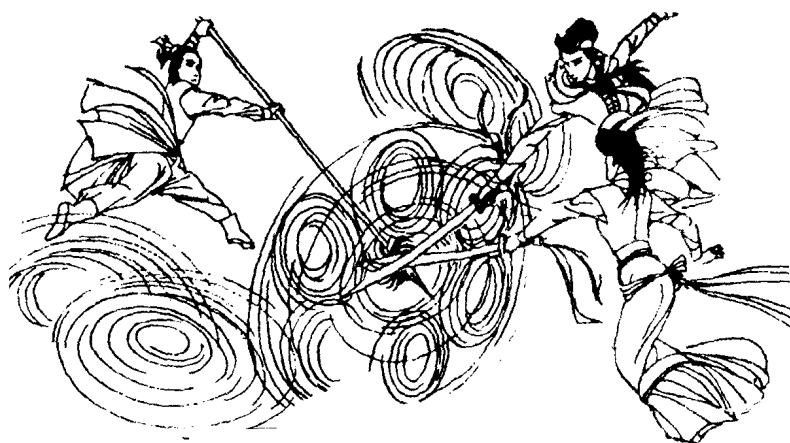
青云著



成都

玄天神劍

青 云 著



成都出版社

责任编辑 非 一

封面设计 邹延白

玄天神剑

成都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十二桥街 60 号)

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6 字数 800 千字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80575-235-4/1·25 定价:16.90 元(全四册)

目 录

第一回	惊心动魄走官道	情深义笃结金兰.....	1
第二回	浴血荒山夺异宝	似水柔情救奇材	28
第三回	金山老叟传神功	幽灵堡主施绝学	52
第四回	女侠江底擒水贼	男儿洞中拜先师	78
第五回	天崩地裂惊魂魄	语重心长暖肺腑.....	106
第六回	铁鹰利爪灭活口	玄天神剑诛妖孽.....	135
第七回	上官龙运功排毒	豹子头聚力挥剑.....	166
第八回	鬼魂谷剑影幢幢	松林坡蹄声得得.....	196
第九回	惊世骇俗一尸魔	柔情密意两姐妹.....	224
第十回	黑松林群魔逞凶	黄土坑姹女动情.....	254
第十一回	游戏酒楼惊四座	钟情侠士醉孤心.....	285
第十二回	枫叶山庄葬火海	纯阳观主布剑阵.....	315
第十三回	观云子道院喋血	众侠士尼庵除暴.....	341
第十四回	显绝技狂徒命短	诉别离儿女情长.....	373
第十五回	斗恶贼石破天惊	争情郎香销玉殒.....	400
第十六回	东海三妹除五怪	北岭一剑破三星.....	429
第十七回	黑尸魔神功惊魂	玄衣女情天抱恨.....	454
第十八回	红蝴蝶误中毒液	黑无常险丧残生.....	476
第十九回	王员外扶弱济贫	上官龙解毒疗伤.....	503
第二十回	剑光闪烁生有恨	情涛震荡恨无涯.....	531

第二十一回	无为真人施毒计	有情丽姝动芳心·····	571
第二十二回	高山狩猎擒活豹	腹地探秘遇潜龙·····	589
第二十三回	三绝神尼罹劫难	九如心法通胜境·····	620
第二十四回	粉面毒狼遇厄运	出柙猛虎战群魔·····	646
第二十五回	柔情少女指生路	怪异神丐追少侠·····	681
第二十六回	儒林狂生收高徒	丰都使者克强敌·····	710
第二十七回	不了情正邪拼命	只为仇道魔争雄·····	734
第二十八回	锐不可当一少侠	胆小如鼠二老道·····	767
第二十九回	寻祸首少侠雪恨	助贼酋妖婆蒙羞·····	796
第三十回	阴阳判藏头露尾	落魂掌弄巧成拙·····	823
第三十一回	琴台少女操妙手	绛衣夫人归正道·····	857
第三十二回	离愁别恨儿女情	陈尸暴首魍魉仇·····	872
第三十三回	武当山为虎添翼	七煞针见血封喉·····	898
第三十四回	浴血荒山决生死	兰心慧质显英豪·····	924
第三十五回	缥缈嫦娥解倒悬	上官北冰念春梦·····	951
第三十六回	情切切生离死别	气刚刚龙争虎斗·····	980
第三十七回	中鸩毒群凶丧身	遇绝技枭雄亡命·····	1001
第三十八回	恶道阴谋能陷人	美女妙手可回春·····	1029
第三十九回	脉脉柔情震侠士	虎虎罡风荡武林·····	1058
第四十回	剑无虚发扬正义	情有所钟结同心·····	1089

第三十一回

琴台少女操妙手 绛衣夫人归正道

丘玉琴陡然一震，玉面上涌起惊喜欲绝的表情，痴痴地注视着他的一双虎掌，突又缓缓闭上她那灵魂之窗。

“记住，心中默记‘九霄雷霆’一曲，方不致误事。”

“丘玉琴陡然一惊，睁开秀目，轻注他一眼，急急入暗影中去了。

徐缓低沉的袅袅琴音，向四面八方逸去。

十六对男女，突然停止了狂欢，个个仰首向天，似在寻找琴音的来处。

天魔之乐悠止，只有直扣心弦的琴音布满整个空间。

十六双男女缓缓分开了，缓缓躺下了，缓缓闭上了眼，缓缓沉沉睡去了。

除了低柔恬静的袅袅琴音，万籁俱寂。

丘玉琴心中默诵‘九霄雷霆’一曲，方能免去琴音的侵袭。

她在密如蛛丝的走道和无数暗室中穿过，直趋绛衣夫人的秘窟。秘窟其实就在乐台之上，可以俯瞰台上男女们的一切行止，有一个小窗口可以看到对面上官龙的一举一动。

丘玉琴打开门上的机关，石壁退向一旁，室中粉红色的灯光下，绛衣夫人躺在巨大的锦褥牙床上，两旁各有一个健男横

伏在旁，怪！三个人神情茫然，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双目定视，一动不动。只听琴音由那小小窗孔中贯入，充溢全室，比在外面更为清晰。可能是上官龙已发觉那小小窗孔，以内力将琴音向室中聚集了。

丘玉琴知道大事已定，扑上前拉开两名健男，将龙芝叶塞入绛衣夫人的口中，吹口气送下肚腹。

丘玉琴在秘窟中已有半年时日，见怪不怪。拉开绛衣夫人的外衣，运力一掌按在她会阴和凤巢上，内力缓吐。

绛衣夫人浑身一震，但神智仍迷。丘姑娘右指急点，左右子宫穴一沉一浮，左掌按在她背心灵台穴上，向上一吸，丘玉琴的功力不弱，但也出不了少香汗。

绛衣夫人突然痉挛一下，张口长吁一口气。

丘玉琴心中一喜，知道并未误事，急步出了密室，回到上官龙身边。

上官龙凝神一志操琴，目不旁视。丘玉琴默默地盘坐在他身旁，用那薄薄的蝉纱掩住胸腹，摆正了古筝，玉指一下，万虑俱消，灵台空明。

琴箏一合，神奇的天籁悠然兴起。

低徊抖颤，令人心酸凄切的乐音，逐渐升起，那是感人至深的‘苦海轮回’。对面的十六双又男女突然苏醒以手蒙面。

一曲既罢，乐章一转。徵弦仍是主题，抖动着的玄音，将人的意念逐步上引，感到虚无缥缈，飘飘然如羽化登仙。但在缥缈中，掺有一丝淡淡哀愁，和凄迷无依，彷徨空虚之感。这是‘太虚幻境’，飘零游子心荡神怡。

乐章又转。以琴音为主，箏声伴着主题，但那按、揉、大小扫、大小拂、抹等等和声，组成了狂风暴雨万马奔腾的雄奇节奏。而七弦的骤急滚拂，却如殷殷巨雷，怒涛澎湃，以无比的声

威君临宇宙。这是‘九霄雷霆’。

和弦之外，主弦的节奏愈转愈急，变化之烈，足以令人惊心动魄，气血时升时沉，肌肤欲烈。

十六对男女，发出痛苦的尖号，起而飞旋，在凄厉的呼号声中，终于晕厥不起。

“叮冬”一声，弦声倏止，万籁无声，寂静如死。

上官龙目现异彩，神情肃穆而又从容。

丘玉琴庄容危坐，但鬓角已现微汗，酥胸起伏不止。

片刻，弦音又起，似和风轻吻着平静的海面，像第一朵玫瑰缓缓绽开花瓣迎向朝阳，如一颗种子悄悄地将幼芽伸出泥土之上，轻柔而生机勃勃的乐音，令人灵台一清，心智大开。明快欢愉的节奏，唤醒了沉睡中的痛苦灵魂，茁长出体内重生的幼苗。

在十六双跪伏在地举手向天的男女中，出现了绛衣夫人披着蝉纱的身影，她仰首向这面凝视，脸上弥漫着平和安宁恬静的笑容。

一曲‘沛乎浩然日月忘机’将终了，丘玉琴抬头看见绛衣夫人出现在对面台中，正想出声叫唤。

“别做声！”上官龙用传音入密的绝学对她道：“她初触生机，不宜惊动。我们再合奏‘钧天之乐’。”

乐共九奏，乃上古仙乐中绝传圣乐之一，也名‘钧天之乐’。庄严，肃穆，平和，博大，而不失活泼，明快、柔和、飘逸的旋律。

乐声徐止，那绕梁的袅袅余音，仍充溢在整个空间，在耳际久久不绝。

对面绛衣夫人和十六双男女，仰首向天闭目凝立。

丘玉琴合上双眸，幽幽地道：“上官大侠，小女子叹为观止

矣！家祖绰号玉箫仙客，数十年来，音律之学被誉为举世无匹，妾自小爱好音律，迄今自诩为天下第二人。今与上官大侠相较，竟有云泥之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此语诚不虚也。”

上官龙整衣而起，微笑答道：“姑娘家学渊源，造诣极深，何必太谦？倒令在下汗颜。”旋即又松掉琴弦，双手奉上轻声说道：“这玉琴乃是无价之宝，如落邪魔之手，武林危矣！姑娘须善为珍藏，免貽后患。”

丘玉琴不去接琴，肃容道：“生平知音，唯君一人，妾以万平至诚，将此瑶琴相赠，君如不弃，乞为笑纳。”

“在下天涯浪迹，日处危险重重之中，自顾不暇，更无余力护此神物，丘姑娘盛情，在下心领。”

丘玉琴黯然接回瑶琴，幽幽一叹道：“妾家住东海神山，君如不忘知音，他日有暇，盼能移玉一游，妾当依海相望。瑶琴妾暂代保存，但望有日物归明主。”她接过瑶琴，再深注上官龙一眼缓缓转身而去。

上官龙举目送她踏出室门，道：“丘姑娘珍重！”

丘玉琴浑身一震，在门口站住了。片刻，她转过身来，眼角隐现泪光，颤声道：“你不说再见么？”

“人有旦夕祸福，在下不敢逆料日后，姑娘谅我。”

“你不愧称人间奇男子，我为你祝福。”

“谢谢你，丘姑娘。”

“祝福你，上官大侠。”

她凝他半晌，缓缓转身，突然急步走入那有春宫壁画的甬道。

上官龙走向绣榻，取回玄天剑，正欲展开绝世轻功越过深窟，找绛衣夫人释放迷魂姹女和三绝神尼。蓦地，身后传来丘姑娘一声尖叫，并有一个苍老的噪音道：“哈哈！你不是那班女

乐的师傅么？怎么了，你春心动啦！这些日子里，你用衣裳掩住天生丽质，老夫倒是走眼啦！嘻！”

“畜牲！你敢毛手毛脚……”

“贱东西，你敢骂老……”

上官龙大吃一惊，疾如闪电向甬道扑去。

壁画甬道没有人踪，推开那银色门扉，就是有白玉美人的甬道。甬道尽头，当门站着一个身材高大，面色惨白，一头白发却下颌光光的青衣老人，腰带下悬着一把长剑，正出手如风向丘姑娘抓来。

丘玉琴抱住瑶琴，身上的蝉纱已被撕掉一幅，轻灵地左闪右避，要摆脱那双攫人的巨灵之掌，但甬道窄小，两侧又有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玉美人，躲闪之间甚是不易。白脸老人的功力又高，出手捷如闪电，危极。

上官龙大吼一声，腾身猛扑。他去势如电，声未到人已先到了，一手将姑娘挽到身后，一掌拍出。白脸老人怔了一怔，勃然大怒，他还只道上官龙是洞中之人，或是丘玉琴的面首，了不起顶多是武林第三流脚色。他面泛冷笑，描淡写地一掌封出。

俩人用的都是阴柔内劲，上官龙出手抢攻，劲道已用了七成，老以物还未用上三成劲，苦头可大了！

“噗”地一声闷响，白脸老怪直飞而退，“呼”地一声，把门扉撞得四分五裂，几乎一跤跌倒在地！

“玉琴！快退！”上官龙已知这怪物功力极高，这一掌并未把他震伤，且两掌相交之际，对方掌心那彻骨寒气凌厉已极，他百忙中无暇思索，脱口直呼姑娘的芳名。

姑娘精神一振，将琴放在远处，娇唤道：“上官大侠小心，他就是阴山天魔，我们联手攻他。”

“你护住琴，我要斗他一斗。”响起一声龙吟，玄天剑倏然出鞘，光华炽盛。

阴山天魔步步迫近。满头白发无风自摇，他厉声怒吼：“玄天剑，原来是你这小子！丢下剑投降，我收你做衣钵弟子，不然你死活都难。”

“你在做梦。亮剑！”

银光一闪，阴山天魔撤出三尺银剑，银虹吞吐耀目生花，好一把切玉断金的神兵！

他知道老魔功力深厚，这一仗关乎生死，不能大意，决定先以“龙韬十二剑”应敌，消耗对方真力，再以儒林狂生所授“大周天剑法”一举毙敌。

俩人同时叱喝一声，光华和银芒漫天飞舞，人影乍合倏分，各进一招。

剑气狂鸣，刺耳动心，劲风寒冷彻骨，两旁两尊玉美人，在光华银芒闪烁中，化为百十块碎片。

阴山天魔狂吼一声，奋起猛扑，他气吞河岳，每一剑都贯以十成真力，每一剑都是诡异莫测的歹毒进攻招式。

上官龙从容挥剑，振出朵朵光华，身前结成一道绵密的剑幕，每攻一招，必将阴山天魔迫退两步。但阴山天魔的攻势凌厉已极，他不得不徐徐后撤。地方太窄，鼠斗于窟，力大者胜，“龙韬十二剑”的妙用，仅能发挥六成。

斗了一个更次，俩人额上皆现汗迹，各出千招以上，端的是武林罕见的一场好斗。

阴山天魔仍在步步进迫，上官龙已退了七丈之远，已有七对玉美人粉身碎骨，也有四盏琉璃灯破碎熄灭。

上官龙身后的丘姑娘，浑身冷汗，粉面失色。她已将玉琴放在甬道末端，想助他退敌，可是甬道窄小，她想加入已是不

可能之事，只有在后面干着急。

第八对玉美人又成粉碎，阴山天魔的狞笑十分刺耳。阴山天魔狂妄地道：“小子，你只有这点儿道行，嘿嘿！如此而已。你认命啦！快些丢剑投降。”“刷刷刷”紧攻三剑，到了第九对玉美人之前了。

上官龙凝神运剑封出，突然冷冰冰地道：“你也不过如此而已。哼！你高兴得太早了。”

光华突然转缓，上官龙脚踏前半步，玄天剑歪歪斜斜自下向上一挑，“嗤”地一声直向点出。“大周天剑法”终于出现了。

阴山天魔吃惊非小，怪事！明明自己连攻两剑取对方上盘，怎么却会硬往左右崩开呢？对方剑影射到，明明封出三剑，怎么又感到剑影却全是虚影，无法封住，又非封不可呢？他只有唯一的保命办法：退！

上官龙每攻一剑，阴山天魔非退一步不可。也必定连封三至五剑方能稳住。

又是半个更次过去了，外面该是五更正啦！

阴山天魔终于迫得用全力以内家真气御剑了，也迫得缓下剑势想拼内力了。双方位置已由第九对玉美人退回第二对碎屑之地啦！

上官龙满头大汗，呼吸不正常，内力已损耗至巨。他内力修为比阴山天魔相差一成，剑法又不能发挥精微之变化，对方以深厚的内力由剑身发出，迫他较量，所以虽步步得手，但真力损耗更甚。

阴山天魔也到了山穷水尽之境，化解阻挡上官龙的一招，他必定付出巨大的代价，方能幸免血溅青锋之厄。他脸色更为惨白。仿佛从坟墓里刚爬出来的僵尸，豆大汗珠滴如檐下水串，脖子两旁青筋狂野地跳动，扭曲，步履虚浮，喘息声愈来愈

粗重了。

两人剑势更为沉滞了，每一招真力锐减，银芒不再吞吐，玄天剑的光华也渐渐减弱。

龙争虎斗将届尾声。

退到门边了。阴山天魔突一咬牙，吸入一口长气，拼命一剑点出。

上官龙仍是右足在前，剑起右方，一振一圈，“刷”地一声顺势滑落，等阴山天魔手忙足乱挥剑斜掠，他的剑突然一吞一吐，贯入阴山天魔右肩骨，再向下一撇。

阴山天魔狂叫一声，咬牙切齿一剑砍来。这家伙疯了！剑如用砍，岂不完蛋？他确是急了，肩骨开了一个洞，加上那一撇，几乎将他的臂筋割断，他岂能不惊不怒？

上官龙也一咬牙，急退两步，对方剑一掠而过，他突然急进三步，光华一闪而出。

阴山天魔“嗯”了一声，踉跄退后五步，一手掩住创口，抖颤着道：“青山远在，绿水长流；除非老夫死了，我会……重……来。”他喷出一口鲜血，转身摇摇晃晃地走了。

上官龙以剑支地，屹立不动，直待阴山天魔身形消失，方心神一懈，玄天剑脱手堕地，往后便倒。他只听到身后丘姑娘一声尖叫，口中一甜，立时跌入一个滑腻的躯体里，眼前一黑，便失去知觉。

丘玉琴在他身后不远，他一倒，她惊叫一声，将他一把抱在怀中，在背心拍了一掌，盘膝坐下将他侧拥入怀里。她顾不得避嫌，张开樱口吮干他口腔内淤血，默运神功，解开他胸前绊扭，以纤掌发出内力，替他一阵按揉，引血归脉，导气凝聚丹田。当纤掌按抵气海穴，他已经悠悠苏醒，但他浑身脱力，动弹不得，纤掌远抵血门商曲穴，他觉气血向上一涌，浑身一震，一

双虎掌突然一张一合。

姑娘羞得粉面酡红，浑身发软，他的手正在她胯下，他这一动，岂不令人羞煞？

他也自一惊，俊面泛上些许血色，闭着眼轻声道：“谢谢你，丘姑娘，放平我的身躯，我自己调息。”

“不成，地上阴凉，你将会隐下终身大患。”

“你也够累的，也同样会受凉哪！我不要紧，调息一会儿便可行走了。”

姑娘没理他，伸掌按在他背心灵台穴上，注入真气替他导引，并幽幽地道：“你又叫我丘姑娘了，我不能叫你龙哥么？”

“玉琴，别说话，我的真气已运抵玄关了。”

银色门扉轻轻推开，绛衣夫人率领迷魂蛇女和三绝神尼，还有一大群少女，她们都穿戴整齐，鱼贯而出。

看了甬道中的惨象，众女齐声惊叫，一拥而上。

“啊！是龙弟！”迷魂蛇女向前一扑。

“不能惊动他们！”明月师太一把将她拉住说。她审视上官龙半晌又道：“无妨，脱力而已。江夫人，能弄一杯参汤来么？他遇上强敌了，能使他脱力的人武林并不多见呢！”

上官龙已将真气运转一周天，真力已恢复八成，他伸虎腕将丘玉琴扶起道：“谢谢你，玉琴，假使没有你在，那老魔是不会仓惶退走的，鹿死谁手难以逆料，我最多只能支持片刻。”

“违心之论！不和你说。”姑娘笑嗔他一眼“我先去换衣，你们都到客室去吧！”她向众女略一招手，自行走了。

上官龙捡回玄天剑，与众女厮见了。

“江姐姐告诉我说，你为了三位师姑找来了。”吴芳芳挽住他的手臂，喜孜孜地道：“我不相信，想不到竟然真是你。”

“芳姐，你怎么跟了江夫人？你不是返回归德府了么？”

“一言难尽。半年前突听江湖传言，你被雷震天所……我兼程南下打听消息，在武胜关遇上江姐姐，此后便一无所知了。假使江姐姐刚才不告诉我，我还莫名其妙哩！”

绛衣夫人赧然道：“一切都是我不好，且到客室再谈罢！”

这一座石室布置得富丽堂皇，金幔绣帟，锦墩香几一应俱全。绛衣夫人肃容入座，侍女奉上香茗，丘玉琴一袭白绢宫装，出室与众人重新见过。

绛衣夫人首先向众人道歉，然后正容道：“上官兄弟宅心仁厚，江娇娇总算重新做人，此恩此德，没齿难忘。武盟会即从此烟消云散，我该到东海向祖姨她老人家请罪了。各地分会冗务尚多，亟待处理，未知芳、琴两妹，能以三月时间伴成一行，至各地解散分会否？”

迷魂姹女用目光向上官龙询问，上官龙只好道：“在下须踏遍天涯寻找雷老贼，芳姐能与江夫人同行成此功德，确是急务。我姐弟一别年余，相逢不易，可否暂借夫人洞府，小聚三天？”

绛衣夫人笑答道：“上官兄弟怎说借住二字？不太见外么？”随之面色一正，道：“恐怕这三天中，将有一场凶险的厮杀。昨夜兄弟力挫昆仑武当和幽灵堡的六名高手，武林震动，今晨武当门人与江湖败类大批出动，在左近大肆搜索，恐怕他们已发现我们的秘窟踪迹了。”

“哼！”他冷哼一声道：“他们要后悔此举的。”

绛衣夫人道：“目下已是辰牌时分，眼线该回来了。”

“叮叮”两声钟鸣发自壁角，丘玉琴应声站起，到壁角深垂着的绣幔后，伸手入幔。石室对面石壁缓缓移开，外面暗影中，现出两名村妇打扮的老妇人。

绛衣夫人略一颌首，两村妇进入室内，向夫人检衽为礼，

退在下首，他眼尖，已看出她们是经过化装了的。

“消息如何？”绛衣夫人问。

“武当天机三老亲率门人莅临，已搜至乱葬岗之东。俗家子弟湘江大侠谭瑞与屠盟主随后赶到，鬼魂谷黑白无常亦与幽灵堡千手如来及病道人松风一起，共有近二十名高手，亦已由北面搜到，将抵圯楼。”

绛衣夫人冷然地道：“双凶一霸的爪牙全来了。”

丘玉琴淡淡一笑道：“武当也大举出动啦！”

上官龙突然站起，冷峻地道：“我要叫他们灰头土脸。看玄天剑一振昔日雄风。”

“上官兄弟，稍安毋躁。”绛衣夫人笑要他坐下，“这些人也是冲我而来，按理也算我一份，可是他们人多，天机三老是武当硕果仅存的五名耆宿之三，插翅虎屠飞熊号称无敌。这些人以一对一，实不在我眼下，玉琴妹也毫无所惧。可是他们一拥而上，却是可虑。”

“一网打尽，免得多费手脚……”

绛衣夫人打断他的话道：“上官兄弟，那是匹夫之勇。我知道你神勇绝伦，可是不能自陷绝地。这些人利害攸关，目前不得不聚集共谋。但其中恩怨牵缠，势同水火。我们且让他们一步，不久他们互相猜忌，一哄而散，那时……兄弟，岂不省事多多？跑得了和尚，庙可不能跑哩！”

“你是说各个击破？”

“兄弟，正是此意。天色不早，请至内室入席，我们小饮三杯。他们即使找到秘窟入口，至少须送掉百十条人命，方能踏入秘窟中枢之地。请！”

绛衣夫人在前引路，进入另一间珠光四射，锦绣绮罗装饰得华丽无比的密室。但见珍奇的古玩摆设的古香的檀木雕架

上，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中间白石圆桌上，杯盘碗碟全是水晶玉石所雕成，琥珀色的美酒盛在水晶杯中，映着珠光灿烂夺目。

八名宫装的纤丽少女，在一旁伺候着客人，菜式是八珍俱备，水陆杂陈，把上官龙惊得呆住了。他浏览四壁宝光四射的珍玩，轻叹道：“江夫人费尽心血，集人间珍玩于一室，享尽人世奢华，倾声色之娱，委实不易啊！我这一打岔，不知该是不该哪！”

他声音极低，但绛衣夫人功力极高，全皆入耳，娇笑道：“上官兄弟，想不到你也着相了！如果你有兴趣，我唤来那班舞姬，美人，名酒，奇珍，万象俱陈，你更惊异哩！你要么？说完，吃吃轻笑。

上官龙玉面绯红，灿灿笑道：“江夫人见笑了！”

“兄弟休怪，其实这古窟是我师父偶然所发现，谁也弄不清主人是谁，虽拥有这巧夺天工的秘窟，和如许无价奇珍，而今安在？请入席吧！”

上官龙在主客座落坐，依次是迷魂姹女，三绝神尼，绛衣夫人，丘玉琴在下首相陪。其实，圆桌主客皆不须明分，这也是绛衣夫人的诚意安排。

酒过三巡，先谈些武林传闻。绛衣夫人口才卓越，所识极为渊博，对武林奇闻秘辛，如数家珍，上官龙大为佩服。

上官龙偶然想起，绛衣夫人和丘玉琴，曾多次提起返回东海之事，他想起一再和他为难的绿衣女郎琼、倩两位姑娘，便信口问道：“在下有一事请问江夫人……”

“噢！”绛衣夫人接口道：“上官兄弟，芳妹小我三龄，你叫她姐姐，难道就不许我叫你兄弟么？”她神色黯然，幽幽一谈，又道：“我知道你不齿我这万人唾……”